

编者按

在川、滇、藏三省交界处，横断山脉腹地的西藏昌都芒康盐井地区，古老而原始的生活方式被女人们用生命和信念延续着。她们执着守护的就是一种能够改变我们所有人味蕾的神奇之物——盐巴。女人们从出生那天起，就注定了她们与盐田割舍不断的缘分，这群为盐而生的女人们，将生命浇灌进一块块方形的盐田中，享受着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也品味着五味杂陈的人生，在原始和现代的碰撞中寻找她们的未来。



曲珍站在盐田看向远方，她在计划着去看更远的世界。林海音/摄

风和光的恩赐

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明芳
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肖睿

清晨，当太阳从横断山脉层叠的群山中缓缓升起，藏族妇女扎西旺姆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她将彩色的头巾编进头发里，缠绕在头上，打酥油茶、准备一家人的早饭，草草吃了几口饭，便戴上宽檐的白色帽子，拿上两块铁皮，准备出门，她的脚步声，惊醒了院子里的小牛犊。

青藏高原东南角，澜沧江水咆哮着奔流前进，一片险峻中透着灵秀之气的秘境之地，这里是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加达村，这个仅有两百多户千余人 的小村，它小得几乎可以让过往的车辆忽略它的存在。然而，这里的先民们却用千年前发明的手工制盐法在这几乎闭塞的河谷里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盐的帝国。

“吡吡……吡吡……”扎西旺姆弯着腰，左手手肘靠在膝盖处，右手拿着比菜刀略大的铁片，从左往右将盐轻轻刮起，再反手继续从左往右刮，这样循环往复，脚下七八平方米的盐田一会工夫就刮出一朵白色的“盐花”。

“要趁着盐田还有点水分的时候刮，太干了白盐就分离不出来了。”扎西旺姆已经熟练掌握了刮盐的要领，“刮盐的力度也很重要，刮重了会刮出泥，刮轻了盐刮不干净。”

连续刮了几块盐田后，扎西旺姆起身，锤了锤腰。放眼望去，她置身的盐田如同一块一块巧克力拼接在一起，蔓延1000多米，远处的盐田上也出现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，那是同样在盐田上干活儿的妇女。

“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有的盐田，听说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吧。”扎西旺姆一边继续干活儿一边和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闲聊着，手腕上的象牙镯子不断晃动着，上面细细的裂纹证明它有些年头了。“这是我妈妈的妈妈传给她的，妈妈又传给了我。”正如脚下的盐田和手中的技艺一样，是女人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不同的是原本30多块的盐田如今在扎西旺姆手里已经发展到70块。

一个人打理70块盐田非常辛苦，前几年还有母亲的帮忙，如今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，盐田的活儿都落在扎西旺姆一个人身上。她也因此被视为“村里最能干的女人”。

“最能干”的扎西旺姆从8岁开始下盐田干活儿，如今38岁的她脸上写满30年的辛苦和沧桑，黝黑的皮肤证明风吹日晒并没有善待她，然而风和阳光却赐予了她最珍贵的礼物，那就是盐巴。

据资料记载，加达村所在的盐井乡，位于川、滇、藏三省交界处，因当地特产井盐而得名。千万年前这片土地还处在海平面底下，因为印度板块的剧烈挤压，地壳运动导致山脉隆起，海水随之成为地下湖泊，因此也就有了取之不尽的盐水。

据清朝宣统年间的《盐井乡土志》记载，“盐井气候，四季温和，而盐井暑令热度至七十度(注：华氏)止……且常年多南风，昼夜不息……然究之空气干燥，无论雨雪时至半空即为大风吹散……而盐井雨雪不易到也。”此地雨雪少、日照强、风力大，因此特别适于晒盐。

当地人介绍，古盐田历史悠久，早在唐朝，西藏吐蕃王朝时期，就有先民开发盐田，距今已有千年历史。这附近共有三个村落，位于澜沧江东岸的是上盐井村和下盐井村，位于西岸的则是加达村，由于地址、土壤、水文等条件差异，两岸生产的盐有很大的区别，分为红白两色。红盐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加达村盐田用当地的红粘土垫底，所以晒出的盐为紫红色，称为红盐(俗称桃花盐)；东岸的盐田不是用红粘土垫底，所以晒出的盐为白色，称为白盐(俗称雪花盐)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东岸还是西岸，每块盐田需要刮三层盐，先刮的第一层盐较洁白，供人食用，后刮的二三层盐成色较差，供牲畜食用。

对于盐的发现，人们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考证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，大自然的确对于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眷顾。从温泉溶解含盐地层形成的卤水在这里出露地表，到后来的人们对于古老采盐技艺的世代传承；从《格萨尔王》中记载的盐的战场到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。这里始终与盐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，也正是这份天赐的缘分，让这里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原始人工晒盐场地，也让盐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女人维系一生的牵绊。

而这种牵绊对于扎西旺姆来说更为具体。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盐田长大，看着母亲从江边的卤水井里背出卤水，或是把卤水倒入盐田下的贮卤池，或是直接将背出的卤水倒入盐田。扎西旺姆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卤水井平均有六七米深，一次只能下井一人，要沿很陡的梯子爬入卤水井中，用桦树皮做的小瓢将卤水舀入桶中，上来时要把把卤水桶放在胸前。每天挑着水桶在卤水井和盐田间来回上百次，然后再晒盐、刮盐、收盐、背盐。

每年3~4月的时候风高日烈，是晒盐最好的季节，因此每到那时，为了能多打一些卤水、多晒一些盐，扎西旺姆和妈妈有时甚至会睡在盐田旁边的小屋里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母亲的腰越来越弯，而扎西旺姆也在盐田里度过了整个童年，少女时期，直到结婚生子。

如今的扎西旺姆有一个儿子、两个女儿，盐田的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来源。扎西旺姆为我们算了一笔账，一块盐田一年可收入1000元，70块盐田就是7万元。这小小的白色结晶对于她来说，是母亲的药费，是子女的学费，是整个家庭的依赖。

“去加土若(藏语，意为‘请喝酥油茶’)”，扎西旺姆的妈妈索郎曲措倒出几杯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招待记者，已经73岁的索郎曲措留着一头花白的短发，佝偻着身体，由于长年弯腰劳作，她的躯体已经弯成将近90度。

喝一口咸香醇厚的酥油茶，扎西旺姆劳作了一天的困乏也消散了大半。她喜欢喝用自己晒出的盐打的酥油茶，“不仅色泽好，而且味道特别香！”扎西旺姆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旁边的妈妈索郎曲措也附和着点点头。

索郎曲措和女儿一样，很小就开始了采盐的工作。那时家里贫困，很长一段时间索郎曲措都是挽着裤腿光着脚在盐田里工作，手脚长年累月地泡在卤水里，如今她的关节不太好了，走起路来腿脚也变得更慢。

索郎曲措回忆，小时候跟着妈妈去盐田采盐，爸爸和村里的男人去走马帮，出门前夜把盐装上，第二天一早喝口酥油茶就踏上了险峻的山路。

在历史上，盐井是茶马古道上极其重要的物资交换集散地，女人们晒的盐被男人们运到四川的巴塘、理塘以及云南的德钦、维西等地。

“这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丽、景色最迷人的山水画廊；这是一道风土人情最奇特、人文历史最神秘的文化风景线；这是一根维系汉藏等多民族和谐共生、血脉相连的友谊纽带。”人们对“茶马古道”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评价，然而对加达村的女人们来说，这条路承载着她们的生计和挂念。

索郎曲措印象中，父亲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，父亲走后，母亲总是在院子里默默祈祷，或是一个女人偷偷流泪。小时候

都会有很多村民来帮忙，互相协作是村民们的生存法则。

坐在餐桌角落里的次仁拉姆静静地看着大家聊天，不怎么说话的她还惦记着家里的20块盐田上的活计。

50岁的次仁拉姆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很多，与记者对话时，长满老茧的手不知所措地摩擦着，手指甲里满是黑色的污垢。

次仁拉姆23岁时嫁给同村的丈夫，“我丈夫比我大16岁。”次仁拉姆不好意思地吐着舌头说，加达村由于地处闭塞，同村通婚的人很多。那个年代妇女们的婚姻是否与爱情有关，没人能说得清楚，“因为年龄到了，有合适的人，看着还不错就结婚了。”这是女人们给出最多的答案。

婚后，次仁拉姆与丈夫育有两个女儿，但是丈夫身体不好，也不爱干活儿，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次仁拉姆在操持。

“不想干活儿了，你去干吧。”丈夫总是扔给次仁拉姆这样一句话。“什么事都让我一个人干，干脆离婚算了。”次仁拉姆也会赌气说出这样的话。

每当这时，次仁拉姆就会把怒气发泄在盐田上，她拿着重两三斤的类似电熨斗的木制工具狠狠地拍打着盐田，这是收盐后的步骤，让盐田平整，防止盐田再次灌满水后发生渗漏。

拍打着一寸寸的盐田，次仁拉姆的嘴里一阵苦咸，分不清是泪水的咸还是盐粒的咸，从未走出过加达村的次仁拉姆对丈夫的感情和这盐田一样，是辛苦的原头，却也离不开放不下。

争吵总是在女儿的劝慰下罢罢，“等我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，我照顾你们，别离了。”大女儿曲措卓玛说。

大女儿在读大学，小女儿在上高中，家里挂满了两个女儿的奖状，她们让次仁拉姆引以为傲，每次和女儿视频聊天是次仁拉姆最幸福的时刻。

在盐田辛苦劳作的女人们，对于丈夫似乎都格外包容。走在加达村的路上，可以看到很多女人背着一袋100斤的盐走在路上，或是背着一袋糌粑撒到地里，却很少看到男人们。唯一一次看到最多的男人是在村广场的大树下围坐在一起打牌。“男人们多是外出打工去了，留在家里的很少。”加达村书记格松登邓这样解释。

扎西旺姆的丈夫也一直在做一些小生意，“把盐卖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在外面一袋盐可以换一袋青稞，但在本地要4袋盐才能换一袋青稞。”扎西旺姆说，“现在家里生活好了，丈夫有时候也会‘不务正业’。”

丈夫这个“不务正业”的爱好就是赛马。“如果我不管着，他经常会花大价钱买一些没用的马具，或是干脆买匹马回来。”因为赛马，扎西旺姆和丈夫没少闹过别扭。

虽然丈夫偶尔“不靠谱”，但夫妻二人的辛勤劳动还是让这个家庭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。扎西旺姆家的房子盖好有10年了，是村里比较早盖新房的家庭，“当时盖房花了20余万元，一年就盖好了。”扎西旺姆笑起来眉眼弯弯，幸福溢于言表。

与次仁拉姆和扎西旺姆都是本村人不同，卓嘎是个外来媳妇儿，卓嘎和丈夫是网恋认识的，18岁那年，她从芒康县带着父母陪嫁的10头牦牛嫁到加达村。现在25岁的她有了一对儿女，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，小女儿两岁半。

卓嘎很爱美，同为采盐女的她比村里的其他妇女看起来要白很多，她去盐田时也要精心打扮，戴上喜欢的首饰，穿上干净利落 的衣服。她最喜欢的化妆品就是防晒化妆品，光带来了盐，也带来了皮肤损伤。在内容媒体新世相联合中国妇女报和中国国货护肤品牌HBN，拍摄短片《与光同行的她们》时，在知名女性摄影师林海音的镜头下，她和其他采盐女一样，展现了自己与光同行的生活方式和迎光向上的积极态度。

像她这个年纪在盐田干活儿的女人不多，卓嘎家里有19块盐田，丈夫在拉萨开装载机，往往过年才会回来一次。“春天的时候盐田里活儿多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干，有时候忙起来一天都吃不上饭。”

忙碌和辛苦还是小事，最让卓嘎害怕的是一次打卤水时不小心触电，她被电晕了过去，“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没命了”，卓嘎至今都还心有余悸。

卓嘎的公公婆婆身体都不好，每年吃药要花去三四万元，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。记者参观卓嘎家时，看到黑漆漆的厨房时，卓嘎赶忙解释，她再攒一点钱，明年就可以盖新房子，到时候，她想把旧的厨房彻底翻新，还要再盖一个浴室。“想要的东西还是挺多的，一点点去实现吧。”卓嘎对记者说，也像是在对自己说。

“你看他给我穿的衣服，裤子还露在外面！”17岁的格松曲珍啧啧怪着说。她正在试父亲给她买的新藏袍，棕色的藏袍穿在纤瘦的格松曲珍身上，显然有些过大，小伙伴达瓦一番调整后，藏袍又变短了，露出里面的牛仔裤。

格松曲珍的家住在村口，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，家里还卖些饮料、方便面给过往的游客。曲珍有着属于这个年纪女孩的活泼灵动，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，和盐田一样的巧克力肤色为她的颜值加分不少。

“买盐吗？红盐5块一包，白盐20块一包。”穿上藏袍后的曲珍还不忘向过往游客推销自家的盐。

生在盐井，长在盐井，然而曲珍从没下过盐田。

她8个月的时候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一个人拉扯她和两个哥哥长大，如今曲珍的大哥大学毕业 后在芒康县工作，二哥还在南昌读大学。曲珍是读完初三后就不再上学了，她的成绩其实考上了高中，但因为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家里的大小事宜都无人打理，她离开了校园。

虽然留在家里，但曲珍并没有成为一名采盐女。“父亲心疼我，觉得采盐的工作太辛苦，所以不让我去盐田干活儿，家里的25块盐田就请亲戚帮忙照料，收获的盐分给亲戚一半做答谢。”曲珍解释。

曲珍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在村口向游客卖盐。千年古盐田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。将盐包装成一袋袋向游客兜售，也成了加达村妇女、儿童的一项工作。

曲珍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卖盐，但她的收入时好时坏。“昨天我只卖了5块钱。”曲珍不好意思地眨眨眼。

曲珍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暑假，她的好朋友们都放假回到村里，她会和朋友们一起去泡温泉吃大餐，听朋友们讲讲校园里的趣事，外面的一切都令她向往。

“我想等成年后就出去打工，看看更远的、外面的世界。”她最想去的城市是洛阳，因为那里是她偶像的家乡，“我志不在这里，我也不属于这里。”曲珍笑着说，露出洁白的牙齿和可爱的酒窝。

“小姑娘一个人怎么能去那么远呢？家里的盐田谁来看着呢呢。”曲珍的爸爸是一位爱碎碎念的胖老头，每当曲珍出门时，爸爸总是叮嘱“八点之前必须回家。”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！”曲珍应和着，骑着小摩托飞奔而去。

“家里的盐田谁来看着呢？”这似乎是村里每一位采盐人的未来命题。

如今，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上学，“80个大学生、71个高中生、73个初中生。”格松登邓脱口而出村里的教育成果，知识正在慢慢改变这个村庄的未来。

曲措卓玛就是受益者之一，21岁的她如今在西藏大学读大四，她6岁开始去盐田，挑着小小的桶跟在妈妈身后。在江边游泳，用瓶子收集盐田下面的盐柱，那些在重力作用下结晶成像钟乳石般的盐钟乳质地细腻洁白，空心的构造，像薄薄的冰层，手轻轻一碰就碎，曲措卓玛小时候对盐田的记忆一直刻在心里。

用曲措卓玛的话说，她10岁的时候才开始“凑热闹”上小学。“别人在学一和二，在我眼里就是一根棍子，两根棍子。”“第一次考试四门课，我得了5分。”“人家考得好拿奖状，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”曲措卓玛想继续回到盐田干活儿，她的班主任拦住了她：“你学得很快，一定要继续上！”

五年级第一次期末考试，曲措卓玛考了年级第二，拿到人生第一张奖状。自此之后，即使家人轮流反对她继续上学，她还是执意要上。“我不想像个‘保姆’似的在家里了，我想好好上学，放假之后我会好好干活儿。”

如今的曲措卓玛走出了盐田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“我想毕业后当一名老师，是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。”

“家里的盐田谁来继承呢？”妈妈次仁拉姆也问过她这个问题。“让别人弄吧，我和妹妹将来都在外面工作，不会回去了。”“你想得太简单了，一个家的年轻人不回来了，那一个村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能回来呢？”妈妈的话也戳中了曲措卓玛，她不想用“衰落”形容自己的家乡。但是盐田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呢？“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”次仁拉姆低头扳着指甲说。

“家里总要有一个孩子来继承啊。”扎西旺姆抚摸着象牙镯子说。

“我啊，不想让孩子继续干盐田，太辛苦了！”卓嘎卖力地打着盐巴说。

当夕阳褪去最后一丝余晖，盐巴女人们还在盐田上不知疲倦地劳作着，将生命浇灌进一块块方形的盐田中，享受着馈赠，也品尝着苦累，就像这奔腾的江水只顾向前，从未停驻。



采盐女合影。林海音摄